

刘锦源 著

永远的蒲公英

青海人民出版社

永久白蒲公集

李毅高題

刘锦源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石文学/樊建国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7-225-01770-5

I. 黄……

II. 樊……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黄石市—当代

IV. 1218.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825 号

黄石文学丛书·永久的蒲公英

刘锦源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电话:6143426

印刷:黄石市精美图印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30 千字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5.00 元

书号:ISBN 7-225-01770-5/I·39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并非失手散落的珠子

(代序)

柯尊解

有一天,我的师兄吴培先生给我打电话:“帮我个忙怎么样?”

我说:“你说吧,大凡我做得到的。”

他说:“你当然做得到,只看你给不给我这个面子了,我是跟人家吹了牛,一定可以请得动你的。”

我知道,无论是什么事,我是已经不可以推辞的了。既然如此,我就干脆说:“行,你说吧,我照办就是。”

于是,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想出一本书,稿子他帮着编好了,想请我写个序。

我想,他的朋友我当然不可能全认识,但他的想出本书的朋友,我是大概可以全部认识的,我就问:“谁呀?”

师兄说:“叫刘锦源,你也可能认识的。”

直到这时候,我就有些后悔了。像我这样一点儿也不谦虚的人,至少在黄石恐怕是绝无仅有了——人家叫你写序,你连半句推辞的话都没有,也不想想你是不是有给人写序的资格,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其实也知道给人写序的人,是应当有相当的资历,相当的学识的,因为一本书,虽然不一定能卖出多少钱来,更一定不能如

当官弄权那样显赫,但它到底还是比钱要流传得久远,比官位权势要经久耐用许多,也许到了下一代人,还是有谁会翻开它来看一看;而人们读书又常常有个习惯——总喜欢先看一下序言和后记,再去读那正文。要是后人读到作品时突然问起:“这个写序的是谁,这都写的是什么呀?”那就真要教人虽死犹悔了,白白的辱没了一本好书的清白。

但师兄却向我保证,作者刘锦源君决不会怪我辱没了他的书。我只得相信师兄的话,因为我小时候就很敬佩他。

刘锦源君,我当然是早就认识的。记得还在日报编社会生活版时,他就有大作给我发表过,后来因为自己不小心,让一个不怎么爱说话、面目却很和善的人狠狠踹了一脚,又正正儿踹在本来就患有残疾的脊椎的四至五节之间,于是就不得不爬到晚报去编副刊,很有些丧家之犬且伤了脊梁骨的意思,其形也甚是可怜。而那位向来闷声不响、面目和善的人却正得意地炫耀着自己会一招“背后踹”的武功武德。但人心到底也还值得人欣慰——从前给我投稿的大多数作者,知道我挨了踹,并没有跟着那个面目和善的人也来踹我,反而跟着我向晚报投稿——锦源君就是跟着我到晚报来投稿的作者之一。

单凭这一点,既然锦源君真心要我写几句什么,我也是不能推辞的,虽然不敢说就是序。

于是,我就把锦源君的手稿要了来,认真地从头细读。

我与锦源君相交并不深。在我做编辑认识的作者中,有一大

群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来投稿，就是来投稿，他们是真心觉得自己的这一篇还可以，就给你送来了，至于你编辑怎么看，能不能发表，那你看着办。他们把稿子交到了你编辑手里就走了，不会请你吃饭，也不会给你塞一包或一条烟，吸烟伤害身体，他们自己就不吸。这一类作者见面多了，当然也面熟得很，但名字却不一定叫得出来。刘锦源君就是这一类的作者。我虽然还能想起他的名字，却一直并不知道他在哪个单位工作，直到这次让我为他的作品集子写序而见面，我还以为他是在二医院工作的。倒是我的师兄吴培先生告诉我，他是在法院工作。

他的这本集子里，就有五分之一的作品，是跟法院工作有关的。它们被集在“警世篇”的标题之下，那用心就十分明显地良苦。

但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一部分作品。人，大约是经历了丑恶的戕贼太多，总怕见到丑恶。让闷声不响而且面目和善的人从背后狠踹一脚，虽然也是很痛苦的事，但到底只有痛苦而已；而看到迎面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持一把血淋淋的屠刀刺来，就在痛苦之外还加上了惊骇，所以，还是闭上眼睛不去看到丑恶罢。人们在碰上丑恶的惊骇时都会习惯性地吓得闭上眼睛，我想大概就与我是一样的心理。自然，我也明知道把那一堆大坨腐朽挖出来制作成标本，并不是要拿了它们去做艺术的展览，而是为着研究如何医疗腐败。

锦源君因职业的关系是看到过太多腐朽的，他就以他的心情与眼光选了些来作成标本，那用意自然也如上述。而我的惊异在于，即便是选这样的例子，他竟也是牢牢地在说着一个“情”字，他的这样一些作品，依然只肯写儿女情，父母情，亲友情，婚恋情。生活在这大千世界中的人们一不小心竟会重重的创伤这样一些美好

的人间情，伤得那么漫不经心，而我们的锦源君看到了就痛心疾首，大声疾呼。

这种因为看到人间真情受到创伤而痛惜疾呼的情形，却正好又与这本集子里的开始的那些篇章，形成那么强烈的呼应。

我很喜欢的是前面的《亲情篇》、《乡音篇》和《真爱篇》三章。再说一句老实话吧，当我读到锦源君写父亲母亲的那些文章时，我被从作者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些真实的感情感动得流泪了。

没有必要去举例子，因为这一类文章几乎是每一篇都这样感人。但有一句作者漫不经心写出来的话，却不能不说一说：

“父母都知道孩子的生日，可孩子们却很少知道父母的生日。”

这是锦源群写在那篇《想给父亲过一次生日》中的开头的话，他写得很随便，我开始也读得很随便，眼睛一晃就过去了，但待到我接着往下读别的文字时，我的心里就总是一阵阵地紧张得要命，我突然就想到我自己。

我就是个记不住父亲的生日的“孩子们”。

我其实是很想记住父亲的生日的，至少每一次父亲通知弟妹们来为我过生日时，我就要惭愧一回，下决心一回。这样的惭愧和下决心大约有过四十回之后，我在黄石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书房里还有一幅好看的挂历。我为着记住父亲的生日，就将挂历里的那一天，用红笔画了个很醒目的圈。

我以为这一回是肯定圈住再也不会忘记父亲的生日了，可那挂历的一页竟在不声不响中被翻过去了，父亲的生日也被翻过去了，连同那一个月的日子。

我还是没有记住父亲的生日。后来父亲就去世了，我索性连

他的忌日也一并忘掉。现在，读到锦源君文章里很随便的一句话，我就突然想起了父亲的样子，想起了父亲快乐着和愁苦着的样子……

“父母都知道孩子的生日，可孩子们却很少知道父母的生日”！其实，这样的一句平平实实的大实话，在我的心里也是有的呀，但，却是直到读到了锦源君写出来的话，我才想起这话同样在我的心里藏了很久很久。我想，一定更多的人读到这句话时，会有我一样的感觉。

一句平实的话，唤起许多人的同一种感情，这也许就是艺术了。

说到艺术，读着锦源君的这些作品，我就又大胆地想到：真的感人的艺术，也许只是像土地那样实在，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失手散落的玊珠，有多高贵，有多神奇。因为玊珠其实就只能是玊珠而已，而土地的内涵就丰富得多了，无论它是贫瘠还是丰饶，它都有能力默默地承载全部的苦难和孕育所有的生命，这丰富的内涵和崇高的品德，一如锦源君笔下反复咏唱的父亲母亲。

在这本集子里，份量最重的，是对父亲母亲的咏唱，锦源君只用很平实的语言来深沉的述说着一些再普通不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深藏着，所以，我们来读这些故事，就真的感觉到全是在读自己。父亲母亲在这里就已经不再是锦源君那远在广济乡间的两位老人，而是一幅“圣母图”，是孕育生命并为生命承载苦难的土地，是养育了我们全体并永远挂念着我们的一种慈爱，是我们感觉中的一种永远的向往。

除了对父亲母亲深沉且略带忧伤的咏唱之外，锦源君收到这本集子里来的，就只剩下对亲情、友情、爱情、恋情的诉说了。写乡音，写真爱，自不必说，即如夹在第四章里的《随感篇》，我原来以为大概是一些议论的篇什，待到读过之后才知道，作者仍然是在写人间的那种情，只不过用了另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语言。而这时候，作者笔下流露出来的感情，就由对父母的感念、对妻子儿女的眷顾，对友爱者的关切而濡染开去，成为对整个“人”的一种关心，对整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于是，在这本集子里出现如《警世篇》那样的文章，也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作者秉承人类博大的感情，关心着整个“人”——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乞丐，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捡馒头的老太婆，甚至一个因父母离婚、一个因为失去了人间关爱而误入歧途的孩子，一对枯竭了人的感情夫妻……所有这一切，锦源君都想用感情去抚慰他们。

当然，作者也有过于沉溺的时候，以至于所选的篇目中，有些重复。比如写过了《想给父亲过一次生日》之后，作者又加了一篇《好想给母亲过生日》。就感情而言，两篇文章若以单篇出现，读来都能催人泪下，但就感觉而言，收在一个集子里叫人看了到底还是有些重复。

学着别人写序的样子，如果硬要我在这一本集子里挑出一些毛病来，以示写序者的公允和博学，那我就只能挑出这样一点不如人意的地方。能不能让我自己因此而冒充公允和博学，我就懒得管了。

2001年写于青山湖畔

目 录

序	柯尊解
---------	-----

一、亲情篇

感谢母亲	(1)
想给父亲过一次生日	(2)
母爱深深	(4)
娘说,想坐一回火车	(6)
好想给娘过生日	(9)
儿子呱呱坠地之前	(11)
生日礼物	(12)
夫妻交战无赢家	(14)
再别小桥	(15)

二、乡音篇

难忘那顿供师饭	(19)
村友黑小	(21)
环妹	(23)
大黄	(25)
稻草褥子	(27)
想起袜楦	(28)
农民工	(29)
乡间婚礼	(31)
心祭书魂	(33)

捡馒头的老太太	(36)
饭·菜·老人	(37)
朋友来了有好酒	(38)
孤村夜读	(40)
飘香的记忆	(42)

三、真爱篇

不再去敲那扇窗	(47)
让我慢慢靠近你	(49)
寻觅青春	(51)
爱情的岁月中没有故乡	(53)
小事真情	(54)
有爱才有家	(56)
山行小记	(58)
乡里一日	(60)
爱一个人	(62)
女人的魅力	(64)
男人是怎样的	(66)
反常	(68)
那把桃花伞	(70)

四、随感篇

雪咏	(75)
感觉	(77)
鱼有鱼路	(79)
穷达之间	(81)
打牌	(82)
闲话“名牌”	(84)

且谈“男女关系”	(85)
美丽的桎梏	(86)
有人敲门	(88)
读书的艺术	(90)
书缘	(91)
独在旷野	(92)
猫眼里看人	(94)
由他去吧	(96)
不爱过年	(98)
穿衣联想	(99)
感谢	(101)
笑声中的节日	(103)
闲坐读征婚	(105)
坐拥“围城”	(107)
孤僻也是一种享受	(109)
美丽过就不要遗憾	(110)

五、警世篇

谁之过	(115)
校园警钟	(119)
沉重的警示	(121)
兔子也吃窝边草	(125)
“帮忙”入牢门	(129)
一桩奇异的离婚案	(131)
也谈高价协议离婚	(136)
离异父母误区多	(138)
判离之时多思量	(140)
揭开假离婚的面纱	(142)

一对老人的婚恋悲歌.....	(145)
情与法的较量.....	(148)
舞厅内外故事多.....	(150)
爱情的温柔情调与病毒感染.....	(155)
后记.....	(159)

感谢母亲

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心地善良，能吃苦耐劳，这些优秀品行对我影响很大。

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母亲始终如一地关心支持我的学习，当时家里养着猪、鸡，但母亲从不要我上山拔草挖菜，都是她干完田地里的活儿，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抽空拔一些带回家。家里人口多，经济挺困难，母亲便千方百计调剂生活，让全家吃好穿好，她自己却在辛苦和省吃俭用中衰老瘦弱下去。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母亲每天早晨都是盯着我吃饱饭才准上学。有一天早上我因故没有吃饭，上完第一节课，看到母亲手拿着两个红薯出现在教室门口！

中学最末一年，母亲把我当成了全家重点保护对象，一心扑在我身上，当时农村能吃到大米饭已算好生活，而母亲却把家里鸡下的蛋在每天早上自习前，冲好一碗叫我趁热喝下。因怕耽误我上课，母亲几乎每天早早就醒来，但不到我上学时间，又不敢再睡，只好坐着一直等到钟点才叫醒我。高考成绩公布，在考大学的同学中，我是班上分数较高的，在全村也是名列前茅。我深知这是母亲的期望，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

现在，我已踏上了工作岗位，苦熬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本该好好休息了，可是母亲还是依然如故，为儿女，为后代播撒着伟大而平凡的母爱。

母亲，真的很感谢你！

想给父亲过一次生日

父母都知道孩子的生日,可孩子们却很少知道父母的生日。

我曾经问过父亲的生日,父亲反诘:问它干啥?我又不过生日。听母亲说:我父亲的生日正值农村“双抢”农忙季节,那有心思顾得上祝寿。

父亲今年 63 岁了,我们还没有为他正儿巴经办过一次生日席。本来在父亲满 60 岁的那个生日,我们打算为他老人家做一个 60 大寿,后来因为我要准备结婚购物,经济捉襟见肘而未做成。父亲说:“结婚是大事,生日年年有,等以后你们手头宽裕了,再办也不迟。”此后几年,弟弟因工伤残打官司要钱,妻子生孩子又要准备钱,一事接一事,我们的手头不仅没有宽裕起来,而且旧债加新债,为父亲办生日的事也因此一年年地被耽误了。好在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人,从没有因此和我们兄弟几人闹别扭,更没有因此丝毫减少对我们的疼爱与关怀。

父亲是个很坚强的人,十五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分配到江苏省南京市工作,60 年代,响应党的号召,告别大城市生活,自愿回农村支援农业建设,这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以他那微薄的收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们兄弟 5 人上学直至毕业参加工作。如今,我们兄弟都已成家,父亲却越来越老了,他腰弯了,满头的黑发也变白了。可年老已病的父亲仍风里雨里为我们兄弟 5 人操劳,一刻也不愿停歇。

工作之余,每当我坐在沙发上品茶休闲时,我的脑际不时响起:“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首歌,我的思路经常与这首朴实的歌曲共振着。父亲为我们操劳了一生,而

我们连父亲的生日都没有操办一回。想到这些,我不禁潜然泪下,愧疚难当。今年无论如何,借债也要为父亲办一次生日,让他老人家的脸上也光彩光彩。

回家过春节期间,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一下子舒展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微微有些颤抖,身体似乎也不那么自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轻轻地说:“我知道,目前你们兄弟5人经济还不宽裕,欠的债还没还清,你是在法院工作,是个有份量的职业,你欠的债多了,欠人家的情就多了,人家有法律上的事找你,你就想报答人家,这会影晌你公正办案的。生日年年有,等你们手头都宽裕了,再办也不迟!你们有这份孝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望着苍老的父亲,我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只感到心头有一股热流在翻涌,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

等着吧,父亲,明年我一定要为你办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

母爱深深

母亲刚怀上我，便检查出心脏病，医生建议打胎，母亲说不，她用生命做赌注，给了我生命。

一岁那年，清贫的生活使母亲奶水不足，每天她抱着我到三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找人喂奶。

三岁那年的一个深夜，我突发高烧，父亲在外地工作不在家，母亲抱着我一口气跑到十里外的乡医院。至今我仍无法想象，当时母亲是怎样一刻不停地抱着我跑完十余里崎岖不平的山路。

六岁时邻居张大叔杀了头猪，送来半斤肉，于是，晚饭桌上便多了一碗肉菜。当时，吃晚饭不点灯，昏暗母亲“误吃”了一块肉，随即又吐出来，放到我的碗中。

七岁那年的冬夜，母亲为一上门讨饭的老人煮了两个鸡蛋。那时的鸡蛋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上一次的奢侈品。母亲说：“娃，难处帮人一把，心里踏实些。”母亲厚道的话，使我明白——拥有爱心，人活着才会踏实，有意义。

八岁时，母亲卖掉唯一的嫁妆——手镯，送我上小学。

九岁那年的冬天格外冷，母亲拆掉自己唯一的毛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改制了一套毛衣裤，也就是那个冬季，因为寒冷与劳累，母亲落下病根，以后每个寒冷的日子，病痛都折磨着母亲。

十一岁那年，我让母亲蒙受了耻辱。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上，班主任将成绩单按高低顺序排列逐一送到家长手中，当着众人的面，母亲最后一个领到通知单。回到家，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说：“娃，娘不懂文化，可你不能不懂哇。”

十五岁，一场大火使家中一贫如洗，母亲走东家串西家，东拼